

青未了

人文齐鲁

星期四
2014.10.23

齐鲁晚报

B01-B04

巴金与青岛结缘是在1932年。他曾经说过：“1932年，我来到青岛一个朋友山上的宿舍，在这里创作了短篇小说《爱》和为中篇小说《砂丁》写了序。”他所提到的“山”，就是位于今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内的“八关山”；“朋友”，就是当时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的文学家沈从文；“宿舍”，就是位于青岛市市南区福山路3号的国立青岛大学校舍中沈从文的住所——“窄而霉斋”。

青岛人文发展史上的“黄金七日”

——巴金曾在青岛借住沈从文“窄而霉斋”

□陈敬刚

应挚友之邀来青岛，在青为《砂丁》写序

巴金之所以来青岛，得从1932年夏天与沈从文相识说起。这年夏天，巴金住在上海环龙路他的舅舅家里。一天，来上海组稿的南京《创作月刊》主编汪曼择拜访巴金。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位陌生客人，沈从文。

据中国海洋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杨鸿勋教授介绍：当时沈从文在国立青岛大学国文系任讲师，其间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徐志摩介绍他到青岛大学任教，他十分珍惜，但仍利用晚上来写作。他利用暑假时间，到上海联系书稿的出版问题。初次与巴金见面，二人相处得非常融洽。巴金对沈从文并不陌生，在认识之前曾读过沈的小说，并几次听胡愈之称赞他的文章。

相识后，巴金陪沈从文到刚北新中国书局，通过巴金所认识的那位出版家，沈从文卖掉了短篇小说《虎符》手稿，得到了一笔稿费。同时巴金亲自帮他选了一套中外文学名著，又买了一对精致漂亮的书夹，上面饰有一对有趣的小鸟。临行前，沈从文真诚地邀请巴金去青岛。就这样，1932年9月，巴金推迟了去北平的行期，如约来到了青岛。在动身前，巴金写信通知了沈。沈果然把自己的宿舍让给了巴金住，自己去学校另找了个地方栖身。国立青岛大学分配给沈居住的宿舍，是距学校不远的青岛市福山路3号，一座在今天已不易看出原来风貌的三层别墅。由于青岛比较潮湿，沈从文给居室取了个雅号“窄而霉斋”。屋檐下依稀可见红色的仿木构架装饰，通过石阶进入院内之后，一条弧形的16级的石阶，通向了设在二层的正入口。现在，那里的门口有一块牌子，上面注明“沈从文故居”。

沈从文说过：“青岛地方许多大路小径，太适宜于散步。”若青年巴金从上海来，沈陪同着在“适宜散步”的大路小径上走，各自的感受肯定也各不相同。

巴金在沈的宿舍仅仅住了一星期。巴金后来回忆：“我在他那里过得很愉快，我随便，他也随便，他的妹妹在山东大学念书，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去走走看看。他对妹妹很友爱，很体贴，我早就听说沈从文没读过什么书，他的写作全是自学的成果，因此很想在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工夫，希望她熟悉她自己想知道却并不很了解的一些知识和事情。为了使她有文化，接妹妹来青岛大学读书。沈从文兄妹陪我游览青岛，从汇泉炮台经俄国公爵别墅（今花石楼）到太平角。在江苏路基督教堂的台阶上谈天说地。”

在巴金的记忆中，逗留青岛的那



巴金来青期间的居住地——“窄而霉斋”(现为青岛市重点人文保护地点“沈从文故居”)。

几天可以安静地写文章，写信，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在樱花林中散步”。1932年，中山公园的樱花树早已长大，樱花树下散步的体验，被不止一位客居的作家提及。巴金写的文章，应该是短篇小说《爱》和中篇小说《砂丁》的序言。在巴金的大量作品中，它们后来很少被人注意到。末尾特别注明“一九三二年九月巴金在青岛”的《砂丁》序中指出，这是“用另一种笔调写成的”，是“忙迫”中的产物。在序中，作者希望朋友们理解他的忧郁、愤怒和绝望。作者说，“希望永远立在我们的前面，就在阴云掩蔽了个天空的时候，我也不会悲观的”。在沈的宿舍写完序言4个月，巴金的《砂丁》在开明书店出版。

沈从文的学校离宿舍仅有10分钟的路，在巴金的印象中，沈有空就来找他，他们有话就交谈，无语便沉默。两人好像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巴金不喜欢在公开场合讲话，沈从文便鼓励他，还给巴金讲了他第一次登台讲课时的事情。

巴金在青岛住了一个星期后，前往北京。临行前，沈从文把他在北京的两位朋友介绍给巴金。巴金虽然在青岛只住了短短7天，但他文思泉涌，为青岛的人文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砂丁》是巴金创作史上的一部重要的中篇小说，他根据自己听来的关于云南个旧锡矿矿工生活的故事创作了这部作品。《砂丁》是矿山里没有人身自由、可以任意打杀的矿工。小说中，年轻的王升义为了给爱人银姐赎身，以一块银元的代价将自己卖到“死城”当了“砂丁”。在一次事故中他和许多工人都死在矿下，而银姐还眼巴巴地盼望着他归来……

“黄金七日”结下珍贵情缘

青岛文史学者、曾任青岛市图

书馆馆长的鲁海先生深情回忆：我们这一代人受巴金影响最深。我小学5年读的第一本现代小说，便是巴金的《家》。后来，我读到巴金的《写作生活的回顾》，其中写道：1932年的“夏天来了，我的房间热得跟蒸笼里差不多。我的心像炭一样燃烧起来……在这时候我却忘掉一切地把头俯在那张破旧的书桌上。”在他终于写完长篇小说《雨》以后，“才开始我渴望了许久的北方的旅行。住在青岛一个朋友的山中宿舍里”。

鲁海告诉笔者：1978年看到了巴金一篇文章，说他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来青岛，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于是给巴老写了一封信，问他“青岛朋友”是谁？“山中宿舍”在哪里？由于不知道巴金的地址，当时信是先寄给《收获》杂志社的，注明“请转巴金同志”，然后巴金就能收到了。自己很快收到了来信，但是内容很短，我有些失望。是便笺似的一页纸。很简短的几十个字，说：当时住在福山路上沈从文的宿舍里。这简短的几十个字后面，又写了一句：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写信来问。使我又宽了心。又去了一信，问巴老1932年以后还来过青岛吗？住在哪里？果然，他又回信了，说1950年全国文联组织原生活在“国统区”的文艺界人士到老解放区参观。上海的文学家艺术家组织一个团到山东参观。巴金、李健吾、周小燕等人参观之后到了青岛，住在中山路的招待所里。鲁海又说，巴金的信使他回忆起，1950年确有上海文艺界人士来青岛，住在青岛中山路2号实际处。以后那里曾是青岛市委办公楼，现已拆除了。

1988年惊悉沈从文病逝，巴金满怀悲伤地写下了名为《怀念从文》的纪念文章，回忆了二人多年交往的深情，也回忆了在青岛小住的那段日子。

刊前絮语

纯朴的“黄金七日”

□徐静

周末带女儿去新华书店，挑了许久，女儿终于抱着一摞书心满意足而归，我一看，冰心、巴金、丰子恺……全是文学大师的散文或随笔。问她为什么要读这么“高大上”的书，她兴奋地跟我说：“因为《小桔灯》，因为《白鹤》，因为《鸟的天堂》，因为《猫》，我们课本里都有啊！”

鲁迅、老舍、巴金、沈从文这些名家是现代白话文的奠基者，是学习白话文绕不开的高山大川。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曾如此评价——这些大家，无论文和人，可以概括为四个字：纯、朴、正、大。纯，人有童心，文也有纯真之气；朴，诚朴为人，老老实实写文章；正，人与文都有股沛然之气，堂堂正正；大，人的大境界，文的大气象。读一读《青岛人文发展史上的“黄金七日”》，相信读者朋友亦能感受到巴金与沈从文挚友间的“纯、朴”之情：巴金在沈的宿舍仅仅住了一星期。巴金后来回忆：“我在他那里过得很愉快，我随便，他也随便，他的妹妹在山东大学念书，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去走走看看。我早就听说沈从文没读过什么书，他的写作全是自学的成果，因此很想在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工夫。”值此巴金诞辰110周年纪念来临之际，在青岛福山路那座三层的沈从文故居前，凝望那栋依稀可见红色仿木构架装饰的小楼，遥想当年巴金和沈从文在此交往的情形，真的很向往青岛人文发展史上短暂而辉煌的“黄金七日”啊。

专栏《第三只眼看水浒》又回来了。作者刘传录凭借《第三只眼看水浒》荣获了今年第七届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最近，他又开始解密《水浒》了。今天刊发的《宋江是如何当上梁山掌门人的》“解密”了宋江当上一把手的秘密：宋江、吴用和花荣三人密谋杀死晁盖取而代之，花荣是射死晁盖的具体执行者，然后嫁祸史文恭。有人评价刘传录的《第三只眼看水浒》找到了三个支点，在此基础上对梁山人物进行了小角度的论述。具体说来，就是他把《水浒》的忠义说解读为神话传说，把梁山投降说解读为经济基础说，把宋江的招安说解读为宋江的假招安说。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般，当一个普通人遭遇古典名著，有人爱看爱读，甚至可以对其中的精彩段落念念不忘，而同样是普通人的刘传录，他却通过第三只眼睛看到了不一样的《水浒》，这也许就是名著的魅力吧！

● 人文齐鲁稿件请发至：
qlwbxujing@sina.com

老照片 我的一次潜伏

□刘玉芳口述 张长国 整理

1952年9月5日夜，我们二十三军从安东（今辽宁丹东）徒步而行，夜里从鸭绿江大桥到达了朝鲜。11月份，上甘岭战斗结束后，我们接防了上甘岭西边的395.8高地。

在这个高地的正前方，是一个叫上马山的地方，上马山比395.8高地要低，两山之间有五六里路的平地。当时的南朝鲜在这里派驻了部队并修建了地堡。团里研究后决定拔掉这个钉子。我当时在侦察排代理副排长。1953年3月初的一天夜里，我带了两个战士趁着敌人打炮的间隙，一路摸索前进，几里地的路程，走了近四个小时。在接近上马山脚时，忽然听到有人说话，我们找了一处草很高的石头洼地潜

伏隐蔽下来，身上又盖了厚厚一层草。但天不作美，夜里淅淅沥沥地下了小雨。好不容易熬到天明，雨停了，又起了浓雾。等雾气消散，时针已到了11点。这时，我才发现，我们三个离敌人的哨兵只有二十多米，哨兵的一举一动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我慢慢掏出笔，把观察到的敌情画了下来。画完图，时间已到了12点多。但是，因为怕敌人发现，我们却不能后撤，只能等到天黑。正当焦急时，敌人的地堡里却又出来了三个没拿枪的敌人，他们四处转悠，我以为敌人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不由得握紧了手里的冲锋枪。忽然，一个敌兵蹲了下来，原来他们是出来拾柴火的，大概是准备做饭。我刚松了一口气，又见一个敌兵朝我们隐蔽的地方走过来，眼看只有十多米了，

我又握紧了冲锋枪。也许柴火拾够了，三个敌人转身往回走。这时我才感觉到自己后背一片冰凉，不知是冷汗还是雨水。

天一黑，我们就慢慢交替着爬回到了团部。我把情况汇报后，经团里研究，决定让我带队去拔掉这个钉子。第二天夜里，我带领着全排战士，绕到了敌人阵地后方，一连剪断敌人七道铁丝网，迅速接近了白天看到的地堡和敌人休息的地窖子。敌人被惊动了，从地堡里向外射击，战士们纷纷还击，并把手雷扔进了地堡和地窖子里，几声巨响过后，就没有了动静。

这次潜伏距今已六十多年，每每回忆起来，依然惊心动魄。

大图：1954年春刘玉芳在三八线北线留影；小图：刘玉芳老人珍藏的军功章、纪念章。

